

疫情下的神學反思： 團體的扶持和天主的恩寵

Finding God in Times of COVID: Communion in Community and the Grace of God

李小梅、鄭紫祺、李守舜◆

Erica Siu-Mui LEE, Kathy CHENG, Herbert LI

[摘要] 本文作者以天主教的角度，引用聖經及神學家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的神學觀點，反思在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時，如何感受到天主及鄰人的愛。從疫情期間實施的社交距離限制，鄭紫祺深深地感受到天主的恩寵無處不在，和團體共融祈禱的力量。李守舜也體會到，他的基督徒獨特身份，如何透過團體信仰生活而被塑造，也見證人際間的愛和互相幫忙，如何彰顯天主的愛。

關鍵字：2019 冠狀病毒病、恩寵、團體、卡爾·拉內

Abstract: The authors reflect on their experience of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love of our neighbors during the times of COVID-19 from the Catholic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 李小梅是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員及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鄭紫祺是聖神研究中心前研究助理；李守舜是聖神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Christian scripture and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From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distancing, Kathy Cheng contemplates the omnipresent grace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prayer in communion with the people of God. Herbert Li cogitates on how his Christian identity has been shaped by community life and how the love and support of others helps us to recognize God's love for us.

Keywords: COVID-19, grace, community, Karl Rahner

1 引言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全球近四年，疫情讓我們感受到人類生命的脆弱，和世間的變幻無常。大家原本習以為常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也因疫情發展和相關的防疫措施下，而有所變更。

本文由天主教信仰角度，透過兩位香港青年教友的個人經驗分享，並引用聖經及神學家卡爾·拉內（Karl Rahner）的神學觀點，反思在疫情期間，本文作者如何與天主相遇，也反省人際間愛的關懷，及個人與團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2 紫祺——團結、祈禱、共融

新冠病毒病的流行，使各人的生活起了大大小小的變化，如衛生清潔的習慣、工作、上課的方式、人與人的聯繫等，其中讓我最難以適應的是「距離」，不論是人與人之間，或是人與天主之間，因為多了各種的限制和隔膜，令接觸交流彷彿變得遙不可及。

以防不慎令親友染疫，各人也盡量保持社交距離。以前，親友間的聚餐、到朋友家串門子是常有的事；疫情後，外出用膳、聚會、群體活動變得可免則免。朋友結婚也只能以通訊軟件發送喜帖和道賀，透過網上直播觀禮，分享喜悅。我的外婆在護老院居住，面對面的探訪變得不可能。教會的聚會、接觸同樣變得困難，善會的週會、主日學、探訪活動要不改為網上或電話進行，便是取消。人與人的相處模式改變，縱然保持着某程度的聯繫，但卻因着不同

的限制，有種疏離之感。

有時聽到親友的消息——喜樂，卻不能在旁分享；憂愁困苦，卻不能陪伴在側，那種無力感、對親友的惦掛日漸強烈，也惱恨自己從前不珍惜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多關心他們。距離彷彿難以跨越，難道我們的聯繫就僅此而已？

人與人的距離，卻讓我更深地體會到「諸聖相通功」，基督奧體內各肢體的團結和共融。¹ 在物質上，教友們總不吝嗇。猶記起疫症爆發初期，防疫物質短缺，教友們慷慨地把所擁有的也捐出，再分配給有需要的人。每人的付出雖然不多，可能只是一兩個口罩，但集腋成裘，以愛德所做最微小的行動，也能為他人帶來益處。此外，教友亦透過祈禱互相補足、扶持。隨着疫情持續，人們開始學會善用網絡、社交媒體，工作、上課及小組活動都改到網上進行，教會也開始了不少網上的聚會。

疫情期間，我經歷了幾個人生的關卡：親戚的離世、人生方向的不確定。正值失落徬徨之際，我應邀參加了幾個網上的祈禱小組。在聚會中，教友們一起閱讀聖言、唸玫瑰經、分享、互相代禱。縱然各人身處不同的地方，但祈禱將大家聯結起來。讓我常感到安慰的，往往是弟兄姊妹說：「會為你祈禱」，他們的祈禱成了強力的支撐，消除我的無助與孤單。

不單是世上的信友，天上的聖人，也因着同一聖洗結合為一，活在基督的共融之中。疫情當中，聖人羅格（St.

1 《天主教教理》，946-948 號。

Roch) 廣為人知，每台彌撒後總會求聖人為我們轉禱，再一次提醒我們天上諸聖跟我們的聯繫。同樣，祈禱打破了生死之隔，因着基督，天上聖人和在世的弟兄姊妹不受地域與時空的界限，透過祈禱、犧牲、善功，彼此幫助各人的神形需要。

除卻人與人的疏離，缺乏實體彌撒和聖堂的關閉亦令我難以適應。天主教信仰告訴我們，天主「無處不在，處處都在」（詠 138:7-10），祂無時無刻也臨在我們當中，可能是由於我缺乏信德，總是要依靠有形的標記，來提醒自己天主的臨在。因為有各式的擺設如聖像，人比較容易在聖堂內祈禱、意識到天主的臨在。但每當離開聖堂，回到日常生活中，非常慚愧，我經常把天主拋諸腦後，彷彿把天主「留」在聖堂內。為補足自己的軟弱，我十分依賴領受聖體聖事及在聖堂內朝拜天主，藉此加強與基督的結合。可惜，隨着疫情越來越嚴重，防疫措施被收緊，實體彌撒暫停和聖堂關閉。我頓時惘然若失，不禁問：天主在哪裏？

在這特殊情況下，教會開始了網上直播彌撒。以前，教友聚集在聖堂參與彌撒，可以實領聖體；疫情下，教友各自留在家中，隔着屏幕以心神參與彌撒，只能神領聖體。起初，我覺得難以專心參與，感覺只在觀看一個與自己無關的節目，也覺得跟天主的距離很遠。一切的改變令我重新審視「彌撒」、「天主的臨在」、「與天主的聯繫」等課題。

彌撒聖祭是愛情的聖事，主耶穌為愛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也為愛我們到底（若 13:1），與我們結合為一，把自己隱藏在餅酒內。既然彌撒「感恩祭是祭獻，因為它使十字架的祭獻重現（臨到現場）」，²天主的臨在又豈能受地域所限呢？我們縱然無法參與實體彌撒，而彌撒是整個教會的祭獻，因此，網上的彌撒絕對不是與我們無關的事。

誠然，在聖堂內為我較容易察覺到天主的臨在，但天主不單單臨在於聖堂，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我們當中。主耶穌說：「因為那裏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20），幾時我們聚在一起祈禱、閱讀聖言，祂就在我們當中。此外，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反映天主的美善，天主亦透過他們來愛我們。大自然的一切、貧窮人、病者、身邊的同事、朋友、父母，都是天主美善和愛的反映，卻是我們平日最易忽略的。因為疫情，生活習慣的改變，使我更多到戶外親近大自然，也多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重新意識到天主臨在於萬物之中，天主一直在身邊，只是因為我們太習慣而不察覺。

由於天主無處不在，人與天主的聯繫不僅在於聖堂，也不限於主日彌撒中的一個多小時。疫情下的特殊安排，讓教友們認識到神領聖體。其中，神領聖體的禱文，讓我有很深的反思。禱文如下：

我的耶穌，我真心相信祢在聖體聖事內，
 我愛祢在萬有之上，
 我渴望領受祢到我心中。

2 《天主教教理》，1366 號。

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聖事，
但請祢賜我至少神領祢到我心中。
我擁抱祢，
完全與祢結合，
像祢實在親臨一樣。
別讓我再與祢分離！
亞孟。

祈禱正是我們對天主的思念，即使未能親自到聖堂，人仍能以心神與主耶穌相連結合。平日忙碌的生活，我經常把「沒有時間」掛在口邊，也把天主忘了。可是，天主就在現在，在每時每刻，與我們同在。神領聖體不單可用於參與網上彌撒，也很適合用於一日的生活當中，不同的禱文或短誦也有助我們使每日每刻發生的事件化成祈禱，緊緊擁抱主耶穌，完全與祂結合。這種不間斷的祈禱，真正使人與天主不再分離，是彌撒聖祭的延續。

疫情前，我太習慣、也太依賴外在的形式、標記，來與人、與天主聯繫；疫情後，重新意識到內在，心神的結合同樣重要。縱然外在有許多限制和隔膜，而愛的聯繫雖有時看不見、觸不及，卻是實在的，也不受時空所限。疫情緩和之際，我更珍惜與天主相遇的時間，更熱心祈禱、參與彌撒，望主能時刻堅定我們對祂的信德和愛火。

3 守舜——愛的寶貴經驗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教友，從小上主日學，老師在課堂上講授聖經故事，及強調遵守和背誦十誡，印象較深刻的是守瞻禮主日，即每個主日回聖堂參與彌撒。領受聖洗聖事後，有一次主日學課堂上，老師安排了善會簡介，那刻我便感到天主的召叫，希望在堂區做一些服務，受大家的鼓勵及邀請，我加入了輔祭會。及後很快便與善會團體的兄弟姐妹成為朋友，每個主日，也一起結伴到聖堂服務、參與彌撒及各種堂區活動。不經不覺已經過了十多年，感覺大家就像一家人，回到聖堂，就像回到大家庭一樣。而我身為基督徒的獨特身份，也透過團體信仰生活而被塑造。

然而，在疫情嚴重時，香港教區因應實際情況，暫停開放聖堂，因此，彌撒和聚會等，也改以網上形式舉行。

教友及堂區也因此經歷了一些挑戰，教會鼓勵教友參與網上彌撒，及在領受聖體時，誦唸「神領聖體經文」。神父在舉行網上彌撒時，鼓勵教友多祈禱、默想，在天主的帶領下，共同面對不一樣的生活。

教友們在家中參與彌撒，可隨時觀看網上直播及重溫，更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選擇觀看本地各堂區或其他地區舉行的彌撒，時間上的安排，可以說比以前更為方便。

但身為輔祭的我，感到非常不習慣，在電腦螢幕前，我感覺跟天主的距離相隔十分遙遠，並不能專心參與彌撒，望彌撒的時間，也越來越隨意。在培育聚會中，由於依靠網上平台，感覺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也變得十分疏離。雖然

大家也希望多花時間，與兄弟姊妹聯繫，但由於未必所有人也能安靜地坐在電腦前，時有分心，大家因此也需要多點耐性，克服不同的情況。在這困難時期，大家互相勉勵，時刻祈禱、默想，並堅相信天主一直在我們身邊。在祈禱時，我常默想「神領聖體經文」中的話語：「我渴望領受祢到我心中。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聖事，但請祢賜我至少神領祢到我心中。」堅持祈禱，相信天主的臨在，只要再過片時，大家便能再有機會回到堂區的大家庭。

有說當失而復得，人才會懂得珍惜。果然，經過一段時間後，因應疫情有所改善，香港教區也局部有序地宣佈重新開放聖堂。雖然在放寬初期仍有一些防疫限制，例如接種新冠疫苗要求和進入教堂的人數上限等，但這些防疫措施仍無阻教友參與實體彌撒的熱誠，堂區也開始熱鬧起來。

當然，我也十分慶幸，可以健康地回到既熟識又陌生的祭台服務。經過長時間在家參與網上彌撒，回到堂區發現人和事也有很大的改變，細心留意，發現堂區在這段時間也沒有停下來，修繕了設施和更新了設備。長時間沒有見面，初時大家變得有點陌生，但經互相問候，和分享自己於這段期間的經歷及近況，大家便好像重新認識。

能再次在教堂內參與禮儀，大家都感到主耶穌基督「再次來臨」的平安，使我想起聖經提及：「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着，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若 20:19）。情況彷如大家在疫情期間都留在家中，不敢出門，

減少見面；當聖堂重新開放時，我更強烈地感覺主耶穌就在我們中間，感受到平安。

當我沉醉於這份喜悅及平安時，忽然有一天感到身體不適，做了檢測，我確診了！這意味著，於未來一星期，我需要接受強制居家隔離，頓時感到徬徨無助和不安，並反覆問自己，為何會揀選了我？因為在疫情期間，我十分注重個人衛生，平時無論上班或出門也很小心。幸而我得到家人的幫忙，教導我怎樣申報確診，和怎樣申領政府提供的防疫藥物包及食物包。料不到這些藥物及食物（罐頭及乾糧），在兩天內已便送到我家，足夠我一星期的使用。我更得到家人悉心照料，為我準備早、午、晚三餐，使我可安心養病。與此同時，家人和朋友也關心我的病況，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人際間的關愛。令我想起瑪竇福音：「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瑪 6:31-32）我反思這句含意，不用憂慮生病，把一切事情都交託給天主，因為祂知道我需要什麼，相信祂，祂自有安排，我心內充滿著天主的愛，天主與我同在。

相信大家只要一起努力，必定會度過難關，回復正常的生活，讓我們珍惜天主與我們，和人與人之間，充滿愛的寶貴經驗。

4 反思

由於疫情和相關的防疫措施，令大家的生活模式有所轉變，同時，也更讓我們意識到，人與人的生活，互相緊扣。種種改變，驅使紫祺和守舜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反思他們的信仰，和自身基督徒的獨特身份，在疫情下有何轉化。

在家辦公上網課，網上參與彌撒，使傳統上的邊界（包括：工作與家庭，在教會之內的團體信仰生活，個人的祈禱靈修，與日常的生活）變得模糊。紫祺在距離感上的反思，讓我們更體會到，天主豈會只是在教堂內呢？雖然在理性上，我們明白天主並不只限於在聖堂內，但人有時也需要透過來自感官世界的圖像和團體生活，才能更實在地，經驗到那無法以言辭去形容的無上而超越的天主。³

正因如此，聖堂的關閉，令紫祺未能親身在聖堂內的聖像前祈禱和默想天主的奧蹟，讓她感到若有所失，並反覆思考：天主在哪裏？

在疫情前，我們往往把生活劃分為聖潔和俗世兩個層面。而邊界的模糊，正好讓我們反思，天主確實地時刻在我們身邊，並深深地愛著我們每一個人。天主並未因聖堂關閉而離開我們，縱然於疫情期間，紫祺未能與教友親身

3 See Karl Rahner, "The 'Spiritual Senses' According to Origen",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6, trans. David Morland (New York: Crossroad, 1979), p. 81; Karl Rahner, "The Dignity and Freedom of Man",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Karl H. Kruger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3), pp. 240-245.

相聚，但網上祈禱聚會仍把大家連繫起來，讓她感受到團體信仰生活的支持，和教友間的互相鼓勵。

而且，於疫情期間，紫祺比以往多了機會接近大自然，好讓她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到天主的偉大創造。身處大自然，見證萬物之間微妙的關係井然有序，宇宙的浩瀚無邊，我們不期然感到人的渺小，及體會到天主對一切受造物的愛和關懷。此刻的經驗，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拉內所論述，天主的恩寵無處不在，而且在我們反思之前，天主已經把祂的愛白白地賜予我們。⁴

在疫情期間，守舜也深深地感受到人際間的愛，和基督徒團體生活的重要性。拉內超驗人學，闡述人是在世的精神（“spirit in the world”），因此，個人與世界，及個人與天主的關係，是建構於歷史的脈絡中。天主的恩寵，也會以團體為中介賜給人類。教會作為一個獨特的團體，是基督的標記，在人類救恩中有其獨特的角色。⁵

4 拉內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強調天主的恩寵具有普遍性的幅度，並滲透充滿著整個世界。See Karl Rahner, “Considerations on the Active Role of the Person in the Sacramental Even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4, trans. David Bourke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6), pp. 166-169; Karl Rahner, “Religious Feel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hurch”,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7, trans. Margaret Kohl (New York: Crossroad, 1981), pp. 231-232.

5 Karl Rahner, Introduction to *Spirit in the World*, trans. William Dych (London, Sydney: Sheed & Ward, 1968), p. liii; Karl Rahner, “The Theology of the Symbol”,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4, trans. Kevin Smyth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6), pp. 235-245; Karl Rahner, “The Body in the Order of Salvatio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7, trans. Margaret Kohl (New York: Crossroad,

守舜的經歷，見證著他身為基督徒的獨特身份，如透過教會聖事團體信仰生活而被塑造。縱使在疫情的某段時期，我們未能得到實體團體生活的滋養，但天主的恩寵，卻未因此而減少。但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卻往往未能察覺天主的恩寵。縱使感受到天主的愛，有時也覺得難以用言語表達。然而，透過教友間的分享見證，大家互相勉勵，一起祈禱、默想，聖經培育聚會和參照聖人們的芳表，守舜深刻地體會到，基督徒的團體信仰生活如何幫助他，把不能言喻的恩寵變得顯題明晰。⁶ 我們愛天主和愛鄰人，均是密不可分的。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扶持和幫忙，往往讓我們更懂得活出福音愛的精神。

5 結語

身為教友，我們當然不願意疫情對人類大家庭產生負面影響。但當我們細心留意身邊的人和事，我們不難發現在這逆境中，仍有天主的恩寵。誠如拉內所描述，天主的

1981), pp. 78-80.

- 6 Karl Rahner, “Membership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Pius XII’s Encyclical ‘Mystici Corporis Christi’”,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 trans. Karl H. Kruger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3), pp. 58-60; Karl Rahner,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Grace”,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 trans. Cornelius Ernst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5), pp. 311-315; Karl Rahner, “‘Behold This Heart!’ Preliminaries to a Theology of Devotion to the Sacred Hear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3, trans. Karl H. Kruger and Boniface Kruger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7), pp. 321-330.

恩寵，具有普遍性的幅度，並不只局限於少數人。⁷

即使在疫情中，我們未能參與實體彌撒，但這仍不減少我們對天主的渴求。因為我們的生命由天主而來，由天主所為維持，也以天主為我們的依歸，我們感到只有在主內，我們才得以圓滿。⁸ 當我們在疫境中感到絕望時，基督教信仰的望德，讓我們帶著希望面對挑戰。

7 Karl Rahner, “Experienc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8, trans. Edward Quinn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pp. 203-207.

8 Karl Rahner, *Hearers of the Word*, trans. Ronald Walls (London, Sydney: Sheed & Ward, 1969), pp. 15-16.